

郁达夫·著

为爱
繁华误
入秋



SEU 2642246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246.7
224

为爱繁华误入秋

郁达夫·著



保存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爱繁华误入秋/郁达夫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104-3099-2

I. ①为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6198号

为爱繁华误入秋

作 者: 郁达夫

责任编辑: 杨 磊 尚新丽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70千字 印张: 8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099-2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 录



第一章 只缘心动说风幡

沉 沦	002
莛萝行	040
春风沉醉的晚上	057
薄 奠	072
微雪的早晨	084
迟桂花	101

第二章 一种风怀忘不得

归 航	136
北国的微音	145
零余者	150

目 录



骸骨迷恋者的独语	157
一个人在途上	170
灯蛾埋葬之夜	177
马蜂的毒刺	183
惜掌之歌	186
“文人”	190
故都的秋	193
苏州烟雨记	197

第三章 笑我浮生真若梦

悲剧的出生	210
——自传之一	

目 录



我的梦我的青春	216
——自传之二	
书塾与学堂	221
——自传之三	
水样的春愁	226
——自传之四	
远一程，再远一程	233
——自传之五	
孤独者	238
——自传之六	
大风圈外	243
——自传之七	



第一章

只缘心动说风幡



浮薄的尘寰，

无情的男女，

你看那隐隐的青山，

我欲乘风飞去，

且住且住，

我将从那绝顶的高峰，

笑看你终归何处。

沉 沦

—

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筑愈高了。

天气一天一天地清凉起来，他的学校开学之后，已经快半个月了。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。

晴天一碧，万里无云，终古常新的皎日，依旧在她的轨道上，一程一程地在那里行走。从南方吹来的微风，同醒酒的琼浆一般，带着一种香气，一阵阵地拂上面来。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，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，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^①的诗集，尽在那里缓缓地独步。在这大平原内，四面并无人影；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，悠悠扬扬地传到他耳膜上来。他眼睛离开了书，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见了一丛杂树，几处人家，同鱼鳞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，同轻纱似的，在那里飘荡。

① 华兹华斯，英国作家。

“Oh, you serene gossamer ! You beautiful gossamer !” ①

这样地叫了一声，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

呆呆地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，窸窣地一响，道旁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。他回转头来一看，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，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，温微微地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。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，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。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。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，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。

他看看四边，觉得周围的草木，都在那里对他微笑。看看苍空，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，微微地在那里点头。一动也不动地向天看了一会儿，他觉得天空中，有一群小天神，背上插着翅膀，肩上挂着弓箭，在那里跳舞。他觉得乐极了，便不知不觉开了口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。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，轻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这大自然，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，这晚夏的微风，这初秋的清气，还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你的慈母，还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，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。”

这样地说了一遍，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，好像有万千哀怨，横亘在胸中，一口说不出的样子。含了一双清泪，他的眼睛又看

① 英文：“哦，你这宁静的轻纱！你这美丽的轻纱！”

到他手里的书上去。

Behold her, single in the field,
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!
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;
Stop here, or gently pass!
Alone she cuts, and binds the grain,
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;
Oh, listen ! for the vale profound
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.

看了这一节之后，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，脱头脱脑地看到那第三节去。

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?
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
For old, unhappy far-off things,
And battle long ago:
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,
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?
Some natural sorrow, loss, or pain,
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!

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，看书的时候，并没有次序的。几

百页的大书，更可不必说了，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，如爱默生（Emerson）的《自然论》（*On Nature*），沙罗（Thoreau）的《逍遥游》（*Excursion*）之类，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地读完一篇过，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，读了四行、五行或一页、二页，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，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，到读了三页、四页之后，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。他心里似乎说：

“像这样的奇书，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，要留着细细地咀嚼才好。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，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，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，没有梦想了，怎么使得呢？”

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，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，到了这时候，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，不再看下去。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，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，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，去读另外的书去；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地感动他的那一本书，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。

放大了声音把华兹华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，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《孤寂的高原刈稻者》（*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*）用中国文翻译出来。

你看那个女孩儿，她只一个人在田里，
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，她只一个人冷清清的！
她一边刈稻，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；
她忽而停了，忽而又过去了，轻盈体态，风光细腻！
她一个人，刈了，又重把稻儿捆起，

她唱的山歌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；
听呀听呀！这幽谷深深，
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。

有人能说否，她唱的究竟是什么？
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，
是唱着前代的哀歌，
或者是前朝的战事、千兵万马；
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，
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？
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，必然的丧苦，自然的悲楚，
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，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。

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，忽又觉得无聊起来，便自嘲自骂地说：
“这算是什么东西呀，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吗？
英国诗是英国诗，中国诗是中国诗，又何必译来对去呢！”

这样地说了一句，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地笑起来。向四边一看，太阳已经打斜了；大平原的彼岸，西边的地平线上，有一座高山，浮在那里，饱受了一天残照，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，反射出一种紫不紫、红不红的颜色来。

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，喀地咳嗽了一声，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。回头一看，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了一副忧郁的面色，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。

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。

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，味同嚼蜡，毫无半点生趣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，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，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。在万籁俱寂的瞬间，在水天相映的地方，他看看草木虫鱼，看看白云碧落，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，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。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，他便把自己当做了 Zarathustra^①，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，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。他的 megalomania^②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^③成了正比例，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。他竟接连有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。

有时候到学校里去，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。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，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，射在他的背脊上面。

上课的时候，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，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；在稠人广众之中，感得的这种孤独，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，还更难受。看看他的同学们，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，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，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。

① 德文：查拉图斯特拉，即琐罗亚斯特。

② 英文：夸大妄想症。

③ 英文：忧郁症。

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！先生退去之后，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，谈天的谈天，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，在那里作乐；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，兀的不做一声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，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地去找欢乐去，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。

“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都是我的仇敌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，我总要复他们的仇。”

一到了悲愤的时候，他总这样地想的，然而到了安静之后，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：

“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，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们，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吗？”

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，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，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，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，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；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，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。

他的日本同学在那里欢笑的时候，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，他就一霎时地红起脸来。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，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红起脸来，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。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，一天一天地远背起来，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，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。

有一天放课之后，他夹了书包，回到他的旅馆里来，有三个日本学生系同他同路的。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，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。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，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，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，呼吸就紧缩起来。他们四个

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，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问她们说：

“你们上哪儿去？”

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：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，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；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，害了羞，匆匆跑回旅馆里来。进了他自家的房，把书包用力地向席上一丢，他就在席上躺下了。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，用了一只手枕着头，一只手按着胸口，他便自嘲自骂地说：

“你这卑怯者！”

“你既然怕羞，何以又要后悔？”

“既要后悔，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？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？”

“Oh, coward, coward !”^①

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。

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！

那两双眼睛里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。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，他又忽然叫起来说：

“呆人呆人！她们虽有意思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她们所送的秋波，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吗？唉！唉！她们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，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！复

^① 英文：“唉，懦夫，懦夫！”

仇复仇！我总要复她们的仇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。他是伤心到极点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他记的日记说：

我何苦要到日本来，我何苦要求学问。既然到了日本，那自然不得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。中国呀中国！你怎么不富强起来，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。

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，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？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！

到日本来倒也罢了，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。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，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吗？这五六年的岁月，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。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积了十数年的学识，我回国去，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吗？

人生百岁，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，这最纯、最美的七八年，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，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。

槁木的二十一岁！

死灰的二十一岁！

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，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。

知识我也不要，名誉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个安慰我、体谅我的“心”。一副白热的心肠！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！从同情而来的爱情！

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！

若有一个美人，能理解我的苦楚，她要我死，我也肯的。

若有一个妇人，无论她是美是丑，能真心真意地爱我，我也愿意为她死的。

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！

苍天呀苍天，我并不要知识，我并不要名誉，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，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“伊扶”，使她的肉体与心灵，全归我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三

他的故乡，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，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。这一条江水，发源安徽，贯流全浙，江形曲折，风景常新，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“一川如画”。他十四岁的时候，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，贴在他的书斋里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，是朝着江面的。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，然而风雨晦明、春秋朝夕的风景，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。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，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。

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，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。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卒了业，回到北京，考了一个进士，分发在法部当差，不上两年，武昌的革命起来了。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，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，说他的心思太活；然而依他自己讲来，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，不能按部就班地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。所以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，不上半年又忽然转到H府中学来；在H